

# 福爾摩沙綠與紅

曾心儀

## (1) 公園風景

眼前這一片風景，真是讓我快樂！

主要是樹林——年代很久的樹，多種不同科目，在這剛透著冷意冬天正午，舒展曼妙枝幹，彷彿伸出無數隻手，托著依然綠意盎然的葉叢。縱然灰雲蔽空，來自宇宙的光依是明亮，那曼妙枝幹無數隻手愉悅地迎接光亮，連被冷風吹過的樹梢枝葉，也雀躍地微微燦笑，整片樹林展臂捧起上天灑下豐裕的亮光。

樹林地上，落葉不多。空氣中劃過一陣陣風，沒有吹落多少枯葉。樹林間，地上有幾處花圃，艷麗、深深淺淺的紅花，那一點點艷紅，讓整片風景拉開張力，相互誇炫顏色的美麗。綠葉紅花，各有它們種種變化，越細細看，越發瞧見裡面千變萬化，看不勝看。

然而，有一小塊甘蔗園，更是搶眼。它有自己的翠綠柔魅，一節節細長圓滾的身體裡多汁甜蜜的生命，連綿成剪不斷的鎖鏈，從根底纏繞緊緊網綁，穿透土地與子民，跨越這恆長歲月時空。它看過多少人來人往，今日與我相看。

這幾年，我特別覺得尷尬。台灣加入 WTO，原來盛產的東西，很多迅速消失。甘蔗本身產品——糖，似乎被土地取代，你會以為「甘蔗」是「土地」（泥巴），而不是「糖」（可以吃，很甜，很吸引人）。當然，若說「泥巴」可以吃，也不為過，網路新聞上確實有人吃泥巴補身體。「甘蔗」甚至會跳過「土地」，直接以「金山」、「新台幣財富」植入子民腦袋，讓一些特權階級慾火焚燒，甘願跳進火獄。

和「糖」相似的難兄難弟——「鹽」，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遭遇。

「這綠島像一隻船，在月夜裡漂呀漂」，不管是大綠島、小綠島，四周環海的國土，原是盛產「鹽」，變成只有在南部臨海的村莊留下一座小「鹽山」作為觀光景點，「鹽工廠」改而生產冰棒、化妝品、牙膏；而子民要吃的「鹽」，則從外國進口（你會以為，海洋國家沒有海洋了？！）

你肚子裡正在消化的青菜、水果，很大的比例是從外國進口。對付加入 WTO 產生的這些問題，憂愁的作田人被鼓勵，轉往增值產業、精緻產業。

眼前，這片美麗的風景，午後在園中走動的人增多了些。附近上班族，穿行過林間，享受午間休息時刻。近年來，外勞增加後，這兒常見外勞推著神情消沉的老人坐輪椅來曬太陽、透氣。（如果請不起外勞——雖然工資廉價，還是有很多家庭請不起——就像傳統景象：老夫婦相扶持散步健身、一家三代在樹林裡享受天倫之樂、老人會的成員相伴坐在樹蔭下長椅聊天……）

也是風景裡面的小小咖啡館，音響流瀉著老社運人士熟悉的越戰時期西洋流行音樂（有多少老社運人士已經在音樂重複播放中凋謝，化作春泥？或舉步蹣跚？）。是在嘲諷嗎？現在不比越戰時期平和，或更慘烈；拜科技之賜，敵對凶險化作無形，子民的焦慮從臉容上也看不到。

鳥群從樹林中愉悅地飛出，我的心像牠們一樣快樂。牠們知道，我不再被煎熬捆綁。牠們知道，那曾經乾枯的沙漠，已變成美麗秘密花園。那些曾經捆綁的魔法師很驚訝，忌妒又羨慕吧？